

1949，共同記憶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龍應台著/天下雜誌/9808
367頁/23公分/380元/平裝
ISBN 9789862410493/855

編按：如果說人生是一罈酒，1949這一年，釀出的是怎樣的一番滋味？

2009年，是國民政府遷臺60周年，許許多多被刻意遺忘的故事與記憶，都紛紛被挖掘，就像一罈釀了60年的女兒

紅，至今日，才揭開封泥，只是對飲的人，

已不再是60年前身影。本期由兩位不同世代的作家——二年級生的汪雁秋女士與六年級生的柯品文先生，閱讀龍應台女士所著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筆下流洩出屬於他們的1949共同記憶與不同情感，交互激盪出江海之間的波瀾壯闊與人生的曲折起伏。

只如昨日事，回頭想、早已六十秋

讀龍應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有感

汪雁秋 ◎ 前國家圖書館出版品國際交換處主任

一、前言

第一次讀龍應台的書是在1985年出版的《野火集》，她的犀利文筆，她的敏銳觀察，她的大膽論政，寫人不敢言，論人不敢論。野火燃燒了臺灣，詩人余光中稱之謂「龍捲風」。自是我從她的書中認識她，對她的著作有了興趣。二十四年後的今天，她又寫出了十五萬言的巨著《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天下雜誌社於2009年8月31日出版。出版九天，即銷售了八萬冊，立刻在去年9月閱讀排行榜名列第一。其所以吸引了這麼多讀者，我想是1949這個年代：是國民黨撤退來臺的關鍵年，是這個年代像我這種年紀的老人對1949年的反思，是年輕人對1949年的好奇，是1949年來臺的後代們，他們想從書中找尋他們的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的故事。

書中記載有二百餘萬人在1949，顛沛流離，由大江走到大海，湧到臺灣，我也是這二百餘



萬人中之一，我算是幸運的，因為隨著父母，在兵荒馬亂中順利的來到臺灣。書中所寫的種種逃難的情況，其中多少是我看到的，也是我經歷的，我也曾乘火車從窗口進入，我也曾一個人在火車裡幾乎與家人分離（時年五歲），我也曾看到火車在進山洞時，車頂上的人被摔下來的悲慘情景，我也曾在逃難中，隨家人搭乘洞庭湖輪船輾轉到江西與父親會合。這艘輪船因航線錯誤而擱淺，船身傾斜進水，幾乎沉船。幸賴船長鎮靜及船員們的努力，使船重量平衡，終於逃過一劫，情景有如「鐵達尼號」再版。那一次驚嚇，烙印在我兒時記憶裡，從此後我不敢再乘海上交通工具。讀完這本書，感同身受，勾起了往年戰亂的回憶，有著「只如昨日事，回頭想、早已六十秋」的感嘆！（清徐燦詞〈風流子〉）

二、關於本書

初讀本書時，感到作者所寫的歷史故事是跳躍式的，得趕著跟著她腳步走，像一陣旋風將大時代風雲吹到眼前，一時無法融化，於是放慢閱讀速度，仔細的再讀，卻有著不同的體會，感到她的筆鋒與她以前的作品，有了很大的改變，全書充滿了感性與親情，讀來令人迴盪。她以一個母親對兒子敘述1949年之前所發生的歷史故事，在這些故事中，以穿插法牽引到另一個故事，整個串聯起來，就是一部中日、國共慘酷的戰爭史。在她前言中曾這樣說：「……如果有人說，他們是戰爭的『失敗者』，那麼，所有被時代踐踏、污辱、傷害的人都是……，『失敗』教導我們，什麼才是真正值得追求的價值。請凝視我的眼睛，誠實地告訴我：戰爭，有『勝利者』嗎？我，以身為『失敗者』的下一代為榮。……」

的確，什麼是勝利？什麼是失敗？日本打敗了中國，最後卻無條件投降；德國在希特勒統治下，欲雄霸歐洲，最後建立起柏林圍牆，分割了德國四十餘年。國民黨撤退到臺灣，讓人民呼吸到自由的空氣，接受到良好的教育，生活在安逸的環境中，培育了多少菁英及國家棟樑。正如龍應台所說：「我以身為『失敗者』下一代為榮」。

所好，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各國都在為和平而努力。中共改變了，兩岸關係趨向和平；俄國共產主義瓦解了，原蘇聯各邦紛紛獨立；柏林圍牆倒塌了（2009年適逢二十週年），東西德統一，冷戰結束；南北韓雖在分離中，但雙方關係逐漸改進；古巴也在改善與各國的關係，開放旅遊；日本戰後開始覺醒，制訂了新憲法，其核心精神是「永遠放棄戰爭」。這些國際間種種的現象告訴我們，和平帶來利益，戰爭摧毀人類。

1. 父母的故事：

本書共分八部，第一部是她對兒子敘述她父母的故事，她形容她的母親——美君，一位聰明、堅強、果斷的女姓，她堅強的將大兒子交給她母親，抱著幼兒匆忙中離開家園，走過千山萬水，想與丈夫會合，但在大亂中，她沒有見到丈夫卻被擁上駛往臺灣的大船來到高雄。她的丈夫龍槐生時任憲兵隊連長，派守廣州天河機場，文中作者沒有明顯的交代父親是何時來到臺灣，而最後她的父母在臺灣會合。到臺灣後父親任苗栗縣苑裡鎮警局分所所長，育有四個子

女，龍應台在臺出生，是最小的女兒。父親姓龍，母親姓應，龍應台這個名字也就如此產生了。母親很能幹，初到高雄時，即以五兩金子開了一家小店為生。父親來後，雖身為警察，但薪水微薄，養育四個孩子，實是不易，母親又學會編魚網，貼補家用，讓孩子們都受到好的教育，三個讀到博士，一個從醫。她的母親實是一位偉大的女姓。惜晚年失憶，連自己的女兒都不認得，但卻仍不忘記家鄉的水清，家鄉的水好，那種對故鄉的懷念，在一位失憶的老人腦中永遠消失不去。作者又以「四郎探母」這部京劇反映父親及同輩的老年人對家鄉的懷念。她的父親常拿出一雙鞋底告訴他們說：「這是你們奶奶親手為我做的」。1949年時他任憲兵隊長，帶著一隊憲兵乘火車經過衡山，但任務在身不能下車返鄉探母，母親聞訊，匆忙趕到火車站見他一面並拿出一雙鞋底送給他，這雙鞋底是母親一針一線捺出來，那是他與母親最後的一面。所以每次看到這雙鞋底，都會流淚，有著「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的思母情懷，這種情懷永遠藏在他心底，直到他去世。

父親去世，及母親失憶後，作者曾返鄉找尋她的大哥，她大哥陪她走過他們父母走過的地方，走過母親生長的地方——淳安鎮，她大哥說：「小的時候，每次看到火車就會跟著火車跑找媽媽」。哥哥因為家庭背景及貧窮，無法受到好的教育，那一刹那的分離，改變了一個人的生，想來令人辛酸！

1959年，中共為建造新安江水電站及發展觀光政策，將淳安鎮三十萬鄉民全部遷出，淳安鎮沉入湖底，水面形成千島湖。她返鄉後曾找到一位鄉親，憑印象繪製淳安地圖，也看到中共為觀光客到湖底攝製的錄影帶，影象雖不那麼清晰，依然可以看到母親出生的地方，看到淳安鎮古老的房屋。龍應台雖然平述這一段她回鄉尋根的過程，但文字上可以看出她內心的感傷。

2. 戰爭：

書中寫到1949年前所發生的戰爭，如太平洋戰爭、日俄戰爭（德國參與），中日戰爭、國共內戰等。戰敗者被勝利者俘虜，送到集中營，尤其日本對戰俘的施暴、虐待，種種酷刑，讀來令人悲憤。龍應台所感到最為痛心的是臺灣兵，1942-44年，日本挑引起太平洋戰爭，佔領美英法澳印屬地，屬地各國聯合反攻日本。1944年，太平洋海面完全籠罩在盟軍的轟炸範圍內，日軍為了叢林作戰，在臺灣召集了幾千名高砂義勇軍（其中有幾位醫生及原住民），送進菲律賓、新幾內亞、印尼等熱帶雨林。後來島嶼被孤立，補給切斷，在飢餓下，最後吃人肉（日本下令只能吃美國人肉，絕對不能吃自己日本人的肉）。這些臺灣兵多數被派到前線作戰，部分被派看管囚犯為監視員。誰知一夕之間，日本戰敗投降，他們卻成了戰犯被起訴，其中不少人被判死刑。命運的作弄，臺灣兵不是客死異鄉就是失蹤，極少數能回到家園。更令她震驚的是國共交戰，長春被共軍包圍，共軍不讓一人出城，不讓一粒米進去，餓死了30-60萬人。今日很多人，甚至長春人，卻完全不知道這次的圍城。

1949年，山東八所聯合中學師生及三位校長約八千人，在上海被共軍包圍前，撤往廣州，等待前往臺灣。後經時任國防部長兼山東省主席秦德純協助準備乘軍用運輸艦直往澎湖，並從



中協調及允諾學生去後可半天受訓半天讀書，交由澎湖防衛司令李振清收容。他們最後乘濟和號運輸艦，乘長風破萬里浪來到澎湖。想不到學生到澎湖後卻變成了少年兵，校長及學生代表向上求情，請求上級實現當初協議的諾言，結果未被批准，反將求情的7位學生及校長貼上匪諜的標籤而被處死（這是史上有名的七一三事件）。2000年，這件冤獄終於平反，2009年澎湖立碑紀念，然已過了半個世紀，時也命耶！

3. 人物：

龍應台訪問了中央研究院院士張玉法，詩人管管及痲弦，及原住民等，從他們不同的遭遇，不同的故事告訴讀者，人在戰亂中無法掌控自己的命運，也告訴讀者這些流亡學生他們是如何在不知情況下被動的當了少年兵，有些人送了命，有些人繼續當兵，有些人送往員林實驗中學繼續求學（張玉法即是其中之一）。同是流亡學生，卻有著不同的命運。

難民流亡到香港，自1945年後每年湧進約二十萬人，如席慕蓉、林百里、白先勇、錢穆、余英時、馬英九等。他們都是隨著父母或獨自來到香港，時間使他們成長、歷練，而成了企業家、史學家、作家、詩人，馬英九成了中華民國的總統。1950年，七千個難民被送到調景嶺，在這些難民中，大半是公務人員、軍人及眷屬，還有八百個孩子及青年人，在這個荒涼的山坡上，他們用他們的雙手建立起自己的簡陋家園。1953年，國民黨開始設立駐營服務處，展開救濟工作，並成立中小學，用的是臺灣的課本，同時也協助年輕人到臺灣求學。1996年，調景嶺被拆除，山上的居民移到他處，如今卻成了豪宅區。這一代在臺灣的年輕人有多少知道調景嶺悲傷的歷史呢！

書中提到為國犧牲的卓還來領事，留學法國獲博士學位，為報國返國服務，被派駐英屬婆羅洲山打根總領事，1942年，日軍登陸婆羅洲，他未及撤退，全家被俘送到集中營分別看管，他的妻子及幼子幼女幾乎餓死。他們在集中營勞役三年半，最後卓領事寧死不屈而被斬首，壯烈犧牲。又如有「王牌將軍」之稱的張靈甫，在中日戰爭時，歷經無數次戰役，1947年在山東臨沂戰役中被日軍圍困，最後飲彈自殺，以報國家。嘆在這個大時代風雲中，各自走向命運給予他們不同的人生！

4. 大出走：

抗戰勝利不久，一切百廢待舉，經濟失策，物價飛漲。從法幣改金元券再改銀元券，並通告人民每人僅能有五兩金子，多出的要到銀行兌換銀元券，信任政府的人們到銀行排長龍兌換。然這個措施仍壓不住物價上漲，守法的人換來的銀元券轉眼不值一文，於是市場上以袁大頭銀元取代，甚至以物易物，那真是一場大混亂的局面。龍應台在書中「大出走」這一節如是說：上海市「心急如焚五萬人市民湧進外灘一個角落申請存兌金銀，推擠洶湧中，體力弱的被踩在腳下，……留在街上的是破碎的眼鏡，折斷的雨傘及孩子們的鞋」。述及上海碼頭國庫的黃金，總共三百五十七萬兩裝在木條箱裡，在憲兵的武裝戒備下送上軍艦運到臺灣。這一批黃金卻是臺灣經濟發展的老本。太平輪也是從這個碼頭起航，不幸它卻沉入海底，帶走了多少人

命、黃金、珠寶、儀器、財產及政府機構重要文件及檔案。

在南京碼頭有故宮及中央博物院的古物、玉器、字畫，中央圖書館十二萬冊善本書，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部分藏書、民俗小說及檔案，計五千五百二十二個大箱上船運到臺灣。那志良先生負責押運古物，呂起森先生當時雖只是中央圖書館（現國家圖書館）一位小職員，他臨危奉命忠心耿耿守護著這批古書來到臺灣。來臺灣後他學會了修復古書的技術，中央圖書館破損的書全經他的巧手完美修復，國外圖書館學界來館參觀時，都會到他的辦公室看他修補圖書，極為讚賞他的技巧。他過世後，惜後繼無人。

5. 一張地圖：

作者在書中曾說：在臺北街頭，你只要有一點好奇和放肆，開口敢問，一問就是一個波瀾湧動的時代傳記，戰後這一代「臺生」，幾乎可以說，整個人就是一枚走路的私章，是一本半開的歷史地理課本。她又說：臺北是一張大大攤開的中國歷史地圖……，這張街頭大地圖上的中華民國，是一個時鐘停擺在1949年的歷史地圖……，南北向中山路，東西向忠孝東路為十字座標……如果你熟悉中國地理，你可以找到「成都路」、「貴陽街」、「柳州街」等……。反對國民黨的人認為國民黨把中國地名加在臺北城上，滿足自己「光復大陸」的虛幻想像……。

臺北街道的改名，龍應台發現原來是1947年上海來的建築師鄭定邦奉命規劃，將一張中國地圖，浮貼在臺北街道圖上的方式而命名的。她如是說：想不到1949年國民黨撤退臺灣，我，及我的朋友們，就這樣在一個不由自主的歷史命運裡，在這樣一張浮貼掃瞄的歷史地圖上，長大。

三、結語：

看完了這部書，感觸良多，書中所寫的人、事、物範圍甚廣，很多悲壯可歌可泣的故事，如徐蚌會戰結束，抗日名將黃百韜、邱清泉飲彈自盡、八百壯士的英勇、舟山的撤退等，無法在此短短的篇幅裡一一陳述。讀者可以在本書裡發現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影子，如對兒子講到他祖父及伯父的故事，講到德國的難民等。

想到那些千千萬萬為國犧牲的無名英雄；想到那些寧死而不投降的將領們；想到那些冤死的亡魂，都已隨著時光走入歷史。逝者已矣，我們只有忘了傷痛，不要讓歷史重演。📖

後記

本文初稿於2009年10月初完成，之後又閱讀了一些有關1949年的文章；齊邦媛《巨流河》、王鼎鈞《文學江湖》，及2009年12月17日、18日的《聯合報》副刊上王鼎鈞的〈1949三稜鏡〉。作者這樣說：「我想，這三本書最好合讀，如看三稜鏡，又相互折射出滿地彩霞。」，他又寫到：「《巨流河》詠嘆時代，《文學江湖》分析時代，《大江大海》演繹時代。水哉水哉，聚之則為淵，放之則為川，醞之可成酒，如今是『風雨一杯酒，江山萬里心了……』」，這幾句話道出了三本書不同的風格，不同的寫作結構。真的是一篇對這三本書最好的詠嘆，特為之記。